

付贵久 著

津

门

读史杂记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津门读史杂记

付贵久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津门读史杂记/付贵久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63-0122-5

I. ①津… II. ①付… III. ①天津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021647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钟会兵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www.tass-tj.org.cn

印 刷: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津地方志资料丛书》编委会

主 任:苏长伟

副主任:赵富民

委 员:邹积浩 刘 健 张月光

徐 勇 唐 旗 崔荣霞

陈兰义

《津门读史杂记》编审人员

主 审:苏长伟 赵富民

编 审:徐 勇 张 岩

目 录

津 门 史 志

卧游盘山·····	(3)
智朴与《盘山志》·····	(5)
乾隆重修《盘山志》·····	(7)
杨柳青人“赶大营”·····	(9)
《新疆图志》所见天津史料·····	(11)
新学书院谈往·····	(13)
崔溥漂海录·····	(15)
天春园藏志·····	(17)
盘山康乾两《志》探微·····	(19)
盘山两志考·····	(26)
《志余随笔》所见天津修志史料·····	(33)
谈任氏天春园藏志·····	(39)
近代天津的缩影 ——跋张焘《津门杂记》·····	(44)

历 史 杂 谈

清代缘何罢修长城·····	(53)
---------------	------

从承德丽正门额说起·····	(55)
清代提倡说官话·····	(57)
莫把传说当信史	
——《青松红杏图》小议·····	(59)
缅怀高升号·····	(61)
四等客车	
——津门铁路掌故拾零·····	(63)
五虎路·····	(65)
柏林呼吁更易三条街名说源·····	(66)
伊尔底司号史迹寻踪·····	(68)
香港的客家人·····	(70)
香港的水上人家	
——登民小考·····	(72)
海源阁藏书·····	(74)
色彩斑斓套印本·····	(76)
朝鲜的雕板和活字印本·····	(78)
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	(80)
哲人已去,风范犹存	
——记谢老二三事·····	(83)
朝鲜的汉文古籍·····	(85)
记西北科学考察团·····	(87)
校对甘苦谈·····	(89)
名家也有失误·····	(91)
《明史》校勘札记·····	(93)

地 名 考 辨

乾隆反对滥改地名·····	(123)
曹妃甸的历史与传说·····	(124)
地名研究琐谈·····	(127)
郭子章与《郡县释名》·····	(129)
《清实录》所见乾隆朝地名史料举隅·····	(133)

方 志 研 究

《澳门纪略》

——第一部澳门地方志·····	(141)
最早的中国灯塔志·····	(143)
漫话佛寺志·····	(145)
浅谈《大明一统志》·····	(147)
吴之鲸《武林梵志》与杭州寺院·····	(152)
明清寺田浅析·····	(166)
明清胥民考略·····	(182)
清代修志和文字狱·····	(196)
梁启超在方志学上的贡献·····	(203)
民国时期纂修方志考略·····	(212)

历史人物

蒋良骐全州故里考察纪实·····	(223)
盘山诗僧智朴生平质疑·····	(233)
朱櫨与《救荒本草》·····	(235)
蒋良骐和他的《东华录》·····	(237)
《东华录》作者新证·····	(243)
蒋氏《东华录》作者补证·····	(248)
郭子章其人其事·····	(250)

邮政史话

清末邮传部·····	(253)
“临时中立”邮票出笼始末·····	(255)
未及发行的洪宪“开国纪盛”邮票·····	(256)
蔡元培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	(258)
总理衙门档案所见我国早期邮票印行史料·····	(260)
读《总署清档·议设邮政》随笔·····	(264)
徐世昌与近代中国邮政·····	(269)
后记·····	(276)

津 门 史 志

卧游盘山

久闻盘山山色宜人，风景如画，艰于路遥，迄今无缘身临其境，而心向往之。从图书馆借来一部《盘山志》，晴窗展读，手不释卷。作者智朴是清初著名诗僧，文笔清隽洒脱，书中所记奇峰怪石、清泉古木、琳宫梵宇、野蔬闲花，皆楚楚有致，宛若卧游，历历在目。昔人游盘山，谓山之胜，松为最。智朴描述“盘山之松以百万计……大数十围，龙鳞斑驳，或挺耸直上，或青葱垂下”。绘声绘色，形象逼真。山中物产一卷很有特色，它不是书斋的产物，而是得之于实地考察。智朴山居生活数十年，熟悉当地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黄精，盘山最多，居人未敢为食……朴结茅青沟，日采制以款客，人皆效之，不数年中遍山殆尽，百合亦尔。”

“苦益菜，似野菊，叶有浮毛，丛生沟涧中，三月间采之，焯去水，腌蒸三五日，作霉干菜颇佳。”

“菌，北人呼菌为蘑，有多种。杂蘑有毒，戒不可食。康熙中，龙凤庵僧印潮、西架僧了悟俱受其毒，几毙，狂醒三日而后醒，食者慎之。”

“当年盘山深处有虎。昔老僧慈慧住法藏寺塔院，持《法华经》二十年不下山。有偷儿屡窃盗粮，虎即遍山叫啸，响震涯谷，偷儿自此寢息，凡盘山之独处者仗此无虞，故名神虎，好啖犬，故山中诸庵无犬。”

凡此种种，书中俯拾即是，就像是一位尽职的导游，为游客指点山中景物，言之娓娓，令人神往。

我在阅读之余,偶有所得,兴之所至,也不时提笔写些读书随笔之类的文字,虽琐琐之记,微不足道,然而乐在其中。

卧游一事,对老人来说,足不出户,便可饱览祖国山水之盛,何乐而不为。我国山水之作汗牛充栋,在地方志宝库中,山志占了一席之地,其中不乏佳作,诸如《庐山志》《莫干山志》《黄山志》《泰山志》等早已脍炙人口。近年上海书店开风气之先,以“丛刊”形式编辑历代山水名著,已出数辑,受到读者欢迎。天津读书节展卖有乾隆《钦定盘山志》一书,按乾隆志虽晚出,“其所采者大概不超乎前志”,从保存历史文献考虑,重印智朴旧志似乎更有意义。

智朴与《盘山志》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蓟县盘山道上已出现了中外游客的身影。

游盘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清初著名诗僧智朴，盘山向无志乘，是他以数年之力，草创一编，成《盘山志》十四卷，经始之劳，固不可没。

智朴，号拙庵，俗姓张，徐州人。自幼聪颖，有文才。年十五出家为僧，深得禅机。三十五岁北游，来到盘山，他喜欢那里山明水秀、环境清幽，便结庐于青沟，辟草开山建刹。智朴有感于盘山环山文物荟萃，名胜古迹繁多，却无专书记载，日久恐湮没不传，于是立下了编撰《盘山志》的宏愿。为了实现这个夙愿，他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山中苦无书，灵踪典故大半亡佚，为广搜博采，他不避险阻，不辞辛苦，仆仆风尘，或从断碣残幢，或就山僧野老，咨询探讨、钩沉抉微，足迹遍盘山每个角落，“芒鞋所及，悉资油素籍记之，其志可谓勤矣。”除了靠他个人的努力，还多方争取道外学人的参预和指教。在整个修志过程中，与各方人士频频简牍往来，得到当时著名学者王阮亭、朱竹垞的很多帮助。

如此几经周折，历九寒暑，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书成，厘为十卷：曰名胜，曰人物、曰建置、曰物产，曰游幸，凡五门。卷首绘有山图，卷末附以诗文。后又撰写补遗四卷，前后共十四卷。该书内容丰富，纂辑得体，书刻成后很快在民间流传，评价颇高；智朴被誉为释氏董狐。当时“士大夫颇有询此书者”，书一刊再刊，供不应求，乾隆十九年（1754），清高宗登临盘山，因索智朴志书读之，并命臣下

在原书基础上重修,书成,题为《钦定盘山志》,并载入《四库全书》。至此,《盘山志》一书由原来智朴私撰一变而成奉敕官修,在全国广泛流传,使盘山之名得以弘扬。

智朴的具体生卒年代已不可考。他去世后,他的徒弟把他葬在盘谷寺之东。同治年间,邑人李江(观澜)过其墓地,见墓前并无一字,遂题“国朝诗僧智朴之墓”。他叹息说:“顾盘山以得智朴一《志》而益显,而智朴之所居盘谷寺至今则荒芜落寞,一片瓦砾,与未辟等,是可慨矣。”

乾隆重修《盘山志》

为满足学术研究和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上海书店近年率先以丛刊形式选辑历代山水名著，已出数种，受到读者欢迎。丛刊收清乾隆《钦定盘山志》一种，按《盘山志》清代凡两修，始修于康熙十六年（1677），僧智朴以数年之力草创此编，凡十四卷。六十年后，乾隆十九年（1754），蒋溥等奉敕重修，在旧志基础上增广为21卷，新旧两志，一属官修，一系私撰，各具特色。

重修之举要从乾隆游览盘山和兴建静寄山庄说起。乾隆年轻时就迷恋山水胜景，自称“山水与我有宿缘，每遇佳景辄欢畅”。即位以前，常常奉旨去遵化或关外祭祀祖陵，途中经过盘山，他对此山早已心向往之，“而以程期唯谨，迄未登临。”其间，乾隆曾经索阅智朴所撰《盘山志》，“嗤其意求博而辞失冗”。当政以来，多次专程游览盘山，并借口“朝往暮归，仆从侍御之臣不免于劳”，大兴土木，仿热河避暑山庄规制，营建静寄山庄。由是盘山名胜益广，人文景观也有了很大变化，旧志已不能反映盘山的新貌，爰命蒋溥等重修新志。修志的班子由蒋溥、汪由敦和董邦达组成，三人全系殿宰重臣，又都是舞文弄墨能手，他们于乾隆十九年二月承诏属稿，奉命唯谨，“诸公亲历诸境”，广搜博采，不逾年而书成，乾隆亲为之序。

重修工作是在旧志的基础上完成的，保存了旧志的基本内容，新志不同于旧志主要在于旧志是以寺院为中心，用寺院统帅全书，重点篇目唯记方外之事，于盘山寺院兴废和历代僧道递嬗之迹记载不厌其详。而新志则意在为“今上”（乾隆）树碑立传，为盛世唱赞歌。新志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纂述首举行宫，以统名胜，

视旧志仅以梵刹为主，迥不侔也。”立意不同，因而内容取舍各异。“游幸”一目在旧志中仅止一页，新志则把“巡典”“天章”集成五卷，冠于卷首，以示至尊。旧志悉载智朴与学人往来简牍，新志则滥施刀斧，把这部分内容“芟薙略尽”，一详一略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修志思想。《四库总目》贬低旧志，其实是为了抬高新志，对此学术界已有公论。然而时人反过来全面否定新志，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同旧志比较，新志在某些方面不无可取之处。首先，新志在史实上有增益。从时间断限看，旧志叙事止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新志的下限写到乾隆十九年（1754），相差六十年，而这六十年正是盘山的重要建设和发展时期，新志记载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其次，新志舆图加多。旧志限于条件仅有卷首山图一幅，绘制也比较粗略。新志发挥官修的优势，专设“图考”一门，舆图增为40幅，而且加了文字说明。计有盘山总图、行宫全图，以及御定内外八景及新增六景诸图，图各为之说，这些舆图对我们今天重建盘山景点很有参考价值。就这一点来说新志比旧志具有更高的实用性。再有，新志载录大量的御制诗文，主要出于乾隆的手笔，这些文字我们不能笼统地看成是封建糟粕。乾隆的诗文一般说来品位不高，但多写实之作，有一定历史价值，这些诗文对于研究乾隆一生的活动、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可以补官书档案之不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旧两志内容各有侧重，瑕瑜互见，从保存历史文献考虑，可以互相补充，并行不悖。

杨柳青人“赶大营”

近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天津杨柳青小志》一书，引人瞩目。乡镇志的编纂历来南方盛于北方。据统计，仅苏州一地，乡镇志见于著录的就不下五六十种，其中不乏佳作，诸如《盛泽镇志》《木渎小志》《平望志》《黎里志》等，“皆记一乡风土人物，荟萃成编”。由于县志受篇幅所限，不可能把境内一乡一镇的人文风物包罗无遗，作为县志的补充，乡镇志便应运而生，在我国地方志宝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相比之下，北方各省的乡镇志则寥若晨星，十分稀见。以此之故，民国时期刊行的《天津杨柳青小志》虽然篇幅不多，全书仅成一卷，不足五千字，但作为一部完整的乡镇志，为河北所仅见。

杨柳青为津门古镇，旧称柳口，虽负盛名，但以蕞尔小镇，向无专志，清代唯《日下旧闻》和《畿辅通志》稍一及之，语焉弗详。1938年，有学人张江裁来杨柳青作社会考察，随地采访，成《天津杨柳青小志》一卷。作者以史家的敏锐目光从复杂纷繁的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中，披沙拣金，条分缕析，对杨柳青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经济文化生活，乃至风俗人情等作了简明的叙述和剖析。本书所记清同、光年间，杨柳青人“赶大营”，赴新疆经商的创业事迹，是杨柳青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杨柳青地理位置优越，水陆四通八达，当地人素有外出经商传统。书中写道：“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即子牙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咸、同以后往新疆者曰‘赶大营’，左文襄公（左宗棠）之驻兵所在地也。杨柳青人往新